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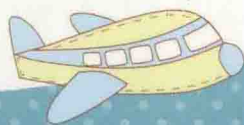
酷读网
DIANFENG YUEDU WENKU
校园文学优酷悦读

最原创故事



舞鞋情

李全 著



Wu Xie
Qing

天津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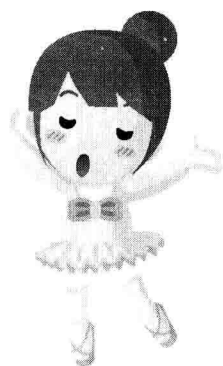
酷峰阅读

校园文学优酷悦读



舞鞋情

李全 著



最原创故事

Wu Xie

Qing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舞鞋情 / 李全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1

(巅峰阅读文库. 校园文学优酷悦读)

ISBN 978 - 7 - 201 - 07296 - 8

I. ①舞… II. ①李…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595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h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s@126.com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字数: 150 千字

定价: 20.00 元



序 言

在我的记忆深处，父亲在农闲时最大的爱好便是钓鱼，而且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在我 10 岁那年，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去小河边垂钓。小河里的水清澈透底，鱼儿游来游去，看得人心痒痒的，但鱼儿就是不上钩。特别是鱼儿那悠闲的样子很是让我愤怒，让人恨不得跳下河去把它们全部抓起来。但我不会游泳，只能干着急，遂捡起石头往河里砸。一声水响，河面荡起了水花，鱼儿窜得没了踪影。我生气地回到家向父亲请教他钓鱼的高招，父亲笑着回答我，没有高招。

没有高招？一样的小河、一样的鱼竿、一样的鱼线、一样的鱼饵。我为啥就钓不上鱼呢？父亲仍然笑着回答我，你自个儿琢磨去。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有一天，父亲见我仍为钓不到鱼而耿耿于怀时，便对我说，何不换一种方法试一下。父亲说完，便领着我去小河边陪他钓鱼。父亲穿上鱼饵后，悠闲地点上旱烟与人聊天，眼睛却一刻没离开河面上的鱼浮。在不知不觉中，鱼就上钩了。

一样的鱼竿、一样的鱼线、一样的钓饵。这一天，我仍然是一无所获。回到家后，父亲问我看出了什么门道没有，我摇了摇头。父亲叹了一口气，抚摸着我的头告诉我，钓鱼最大的忌讳就是心情不定，更不能急躁。做事情得有专一性。后来，我按照父亲的方法钓鱼，果然是满载而归。父亲的这句话一直记在我心里。因为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放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行得通的。只要我们认准做一件事，只要认真地去做，专心地做，肯定会成功。

我们那里的河水虽然清澈，鱼儿也多，但河很小，没有船只，更没有游船。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到一座大型水库边春



游。水库很大，鱼多，水也很深。要捕鱼，得有渔船。由于对渔船的好奇心，我撇开了一起玩耍的同伴，顺着水库往上游走，终于看到有人在渔船上捕鱼。渔船不大，可以容纳两个人。一人撒网，一人拿着竹竿左右划动。这条渔船是我那个时候见到过的最大的渔船，从此也成了我的记忆，成了我心里的一个固定和永恒。

后来，我来到江南，见到更大的渔船和货船，才明白待在一个地方，很多东西都容易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为了弄清这些船只与我老家的船只有什么不同，我决定到船上去看个究竟，发现这些船全是由机器带动，而且其航行速度也非常快，还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再后来，我从电视上看到更大的运输船，也看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

我在老家看到的船只是在江南和电视上看到的船只也是实在的。同样的实在，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不到江南，或者不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船只，烙在我的脑海里的船只永远都是老家的渔船。它不虚幻，如同一根树枝，会深深地刺进我的心里；外面的船只也不是虚幻的，它如同一针兴奋剂，让我有了了解它的欲望，且贯通我的血脉……

天下的事物相同又不相同，就像船。我在老家看到过不少渔船，如果没有看到其他的船只，印在脑海里的就永远只是那一种样子。只有多看多想多了解，才能发现事物的不同性。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只要我们认准了，就认真地去，专心地做，没有不成功的。故，我在选编此书时着重了题材的多面性。如果此书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感悟，那就是对我莫大的欣慰。

李 全



目录

第一辑 真情传递

三件事 / 003

收账的老头 / 007

舞鞋情 / 011

与母亲作对的儿子 / 015

花心老汉 / 020

今天有暴风雨 / 024

伤心泪网站 / 029

谁偷了村里的唢呐 / 033

第二辑 世情百态

我是残疾人 / 039

特别大奖 / 043

该死的金手表 / 047

一张黄牛票 / 051

心酸的车祸 / 055

曝光的隐私 / 059



目录

“贼女”的爱情 / 064

周密计划 / 068

第三辑 幽默世界

倒霉的老张 / 075

“聪明”一回 / 077

要命的光头 / 080

数到三声你就哭 / 084

百米跨栏 / 088

老刘失眠 / 091

倒霉倒霉真倒霉 / 094

别问我是谁 / 097

惊魂一夜 / 100

第四辑 精短武侠

少女叶灵儿 / 107

第100朵白花 / 112



目 录

江南第一美女 / 117

夺命青锋剑 / 122

童子血案 / 129

飞花掠影 / 135

杀手有情 / 139

第五辑 打工世界

人生一堂课 / 145

爱的调料 / 149

今晚来我家 / 154

搓背女人 / 158

巧赚整容费 / 163

陈金贵当保姆 / 168

一场特殊的演出 / 172

自杀来的运气 / 176



第一辑 真情传递

三件事

张全海刚坐上市委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就想把寡居了二十多年的母亲刘华英从乡下接到城里去住，可是刘华英说什么也不愿意跟着他去城里。最后，刘华英被张全海逼得急了，就对张全海说：“全海，如果你真想让我去住，不是不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三件事。”

只要母亲能跟自己去城里，别说三件事，就是三百件事，他张全海也会答应。于是，张全海问道：“妈，您老就说吧，只要我能做的，我一定照做。”其实，张全海也明白刘华英一直不去城里是父亲的原因。张全海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起过，母亲是村里第一个反对包办婚姻的女孩子，为了自由恋爱，母亲差点与家里人反目成仇。最终，母亲还是争取来了自由，与父亲结婚后，两人恩恩爱爱，让村里许多被包办婚姻的女人忌妒和羡慕。但母亲的爱情没有持续多久，在张全海5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痛不欲生，但一直没有再婚。

刘华英见张全海答应了她，便说出了她要求的第一件事：“你去把村里的乡亲们叫到镇上的饭店里吃一顿吧。第一是感谢他们对我这些年的帮助；第二，也算是他们为我送行。”这件事很简单，也不苛刻，张全海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母亲的要求，又问另外两件事。刘华英笑了笑，回答说：“后面两件事嘛，等你把这件事做好后，我再说。”



然而，张全海跑断了腿，村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赴宴。这下，张全海就纳闷儿了，带着这个疑问回去问母亲：“妈，请您老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他们竟一个人都不来赴宴？”刘华英好像早就预料到了这件事，只是淡淡地说了声：“既然他们不来就算了，就当我们没有请他们。你实行我的第二个条件吧。”

刘华英的第二件事很简单，就是让张全海去把他父亲的坟挖开，把他父亲的骨灰带走。这下，张全海有些为难了，父亲已经入土二十多年了，如果现在去挖坟，会遭到村里人的唾骂的，可他不敢违抗母亲的条件，只得勉强答应下来。

果然，张全海带领着几个民工刚到他父亲的坟墓上，就遭到了麻烦。村里的人都围了上来，纷纷指责张全海。张全海只好向大家解释说：“我这是遵照我母亲的话来做，我想大家都不想我把母亲独自一人留在家里，那样我也不孝啊。”村民听了张全海的解释，并没有让开道，而是用愤怒的眼光看着他。特别是村里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张大满站在张全海父亲的坟头上，对着张全海大骂起来：“你这个畜生，你爹在地下已经清静了二十多年了，他跟你有什么仇？人死了，你连他的尸骨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别以为你当官了，老子就怕你。今天，你要是敢挖坟，就先从老子的头上挖下去。”

张全海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把遭到阻挠的事说了。刘华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全海，这件事也真是为难你了，我看出你有这个孝心，算是通过了。接着办我的第三件事吧，你务必把这件事办好，不然，我就是死也不跟你进城去。”

刘华英的话说到这份儿上了，张全海下定决心要把母亲的第三件事办好，于是问刘华英：“妈，您说说第三件事是什么？但您老人家千万不要为难我。”

刘华英幽幽地看了张全海一眼，说：“全海，我看还是算了，

前两件事你都没办到，第三件事你也未必能办到，还是不说的好，不然，会伤了你的心。”

张全海有些着急了，刘华英不告诉他第三件事，意思就是不跟他进城了，催促道：“妈，您老放心，您还是把第三件事说出来吧。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办到。不然，我真的辜负了您老对我的一片心意。”

刘华英的第三件事就是让张全海去他以前的仇人李新华坟上去拜祭一次，然后她就跟张全海走。二十年前，张全海的父亲死后，刘华英一人带着张全海过着艰难的日子。李新华却是一个光棍，有事没事就到张全海家门。一天，张全海放学回来，见李新华慌慌张张地从家跑出来，张全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跑到屋里一看，见刘华英正在掉眼泪。张全海问是怎么回事，可刘华英却含糊地告诉他没有什么事。张全海才知道母亲被李新华欺侮了，要去找李新华报仇，却被刘华英拉住了……从这以后，张全海一直对李新华怒目相对，并不准他再进自己的家门。

几天后，李新华淹死在河里。村里传出一条可怕的消息，说刘华英勾引李新华时被张全海撞见，刘华英怕张全海知道事情的真相，就把李新华逼死了。要不是派出所里查明李新华的死是属于意外落水死亡，张全海也许会永远抬不起头来，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李新华给他带来的。这也给了张全海一个刺激，他发奋读书，终于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张全海又发奋努力，经过几年的拼搏，终于在市委占了一席之地。要他现在去仇人的坟头上拜祭，这可为难了张全海。他试探着问刘华英：“妈，您能不能换一件事？”

“不行，如果你连这个都办不到，你也不要劝我了，”刘华英再次斩钉截铁地说，“我情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意进城。”张全海想了想，才对刘华英说：“妈，这件事我也答应您。”



第二天，张全海买了些祭品来到李新华的坟上，烧了些火纸，又磕了三个头。等他站起来时，见刘华英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刘华英走上前说：“孩子，你能放得下自己的仇人，说明你已经真正地长大了，用不着我操心了。”

原来，刘华英怕张全海当了官后，学着贪官的样把他的前途给耽误了，所以她才与村里的乡亲们出了这三个难题，是想看看张全海的本质。

“妈，您的良苦用心，我明白，”张全海对着刘华英说，“妈，我张全海绝不是一个当了官就忘了本的人，其实，我这次接您进城，并不单纯是让您老人家去享清福的，更重要的是让您去学习的，等您学习完，就回来带大家走上致富的道路。”

第二天，张全海与刘华英刚走到村口，就见到了来为他们送行的全村乡亲……

收账的老头

我南下淘金赚到一大笔钱，回到我的穷山沟家乡后，怕引起别人注意，便偷偷地到县城里租了一间房子，开了一家小商店，过起了悠闲自在的日子。

这天中午，我刚开店门，见门口站着一个穿得十分破烂的老头，他将手伸过来，喊道：“年轻人，行行好，给我一袋饼干充充饥，我两天没吃饭了。”我一看老头的打扮，就知道他是一个无钱的主，但我现在开店并不是为了赚钱，所以，就拿出一袋劣质饼干给他。老头立即把饼干扔在地上，生气地说：“年轻人，你欺侮我老头子不识货？拿这么差的饼干打发我？”

叫花子还嫌剩饭馊！我立即变了脸。老头并不理睬我，指了指货架上的一袋高级饼干说：“我要这袋。”这老头还真识货！这是我店里最好的饼干。我还想考考老头的眼力，从下面拿了一包包装一样的次品饼干给他。

这次，老头吃了两块后，就说：“年轻人，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怎么拿次品给我吃啊，难道你不怕我去工商局检举你以次充好？”

天，今天遇到克星了，我仔细打量眼前这个老头，虽然他穿得很破烂，但举止大方，不像一个乞讨的人，莫非他是工商局派来的暗探？我不是怕工商局的人来罚款，但怕他们把我的“光荣事迹”往报纸上一登，会给我带来不小的麻烦。于是，我拿出店里最好的饼干和饮料给他吃喝完后，试探着问他：“老人家，您是不是遇到



什么难处了？说不定我能帮上您呢。”

“我是从外地来这里收账的。”老头告诉我，有个债主借了他100万块钱，一走了之，杳无音讯。他跑了好几个省，才打听到了债主的住址。现在，他已是身无分文，有两天没吃饭了，不得已才乞讨。原来是这样，我悔得肠子都青了。

突然，老头改了话题：“年轻人，看你是一个好心人，也有胆量，如果你能办一个饼干厂，说不定大有前途呢。”

老头的话令我大吃一惊，我马上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我能行吗？我可是一无资金，二不懂技术啊。”

老头并没有因为我为难，而打消他的这个想法，又鼓励我说：“年轻人，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这样，技术由我出，资金也由我出，但前提是我得把资金讨回来，你干不干？”老头的话说得我热血沸腾，我马上想到，得给阿三打一个电话。阿三是与我一起南下淘金，一起赚钱的好哥们儿。我对老头说：“老伯，您先等等，我有个朋友肯定能办这事，我与他联系一下。”

说完我钻进里屋，拿出悄悄买的手机给阿三打电话，并把这个老头刚才所说的话全告诉给了他。阿三听后说：“你先稳住他，我马上就来。”

10分钟后，阿三赶来了，急问我那个老头在哪里。我这才发现老头不见了。阿三对我发起火来：“你这个混蛋，你是怎么搞的？从刚才描述的情形来看，他肯定是王厂长的父亲王大富。你知道，如果他真是王大富，我们做的事岂不暴露了？”

阿三的话一点儿不错。我与他南下打工淘金，金没有淘着，差点被水淹死。最后，我们俩铤而走险，把天天饼干厂里的100万货款收回来偷偷地卷走，厂里没有登记我们的身份证，又不知道我们的住址，此事做得天衣无缝。我嗫嚅地说：“我以前又没见过他，怎么知道是他呢？所以我才打电话让你来确认，谁知道我一转身他

就不见了。”

“你，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叫你不要开店，你偏偏要开店，现在好了，人家找上门来了。”阿三说着转身就往外跑，边跑边说，“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再不走，等他报案，让警察来抓我们不成？你知不知道，我俩犯的事可以在牢里坐到死！”

跑，能跑得掉？但我还是希望那老头根本不是王厂长的父亲。我还站在那里发愣，那个老头带着几个人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其中有一个我认识，他就是天天饼干厂的会计。我顿时瘫坐在椅子上，嘴里喃喃地说：“完了，完了。”

“你还在啊，”老头朝我喊道，“我以为你走了呢。”

几个人也乘机走了过来。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心想，不听阿三的话，吃大亏了。但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那几人走到我的身边，却没有抓我，其中一个胖子还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李华啊，我是本县县长刘德先，你真了不起，给我们县引来了投资商。”县长又指着老头对我说：“他就是天天饼干厂的老厂长和顾问，王大富老先生，他老人家决定在我们县里投资办一家饼干厂，并指定让你当厂长。听说你以前还在他厂里打过工呢。”

县长的话证实这老头的确是王厂长的父亲，但县长的话令我十分纳闷，我不禁望向王大富，想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王大富却是一脸的笑意，说：“年轻人，没有什么，是你让我决定在这里投资办一家饼干厂的。我们不是说好了，由你担任厂长，我出技术，但资金必须是我债主还的债务。”我无力地点了点头。

不久，由我任厂长的饼干厂正式投入生产。不到三个月，效益一天比一天好。市、县的各大报纸电台都报道了关于我的事迹。可我的良心却一直不安，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王大富：“董事长，当时您完全可以让人把我抓起来，把我骗您的钱追回去，为什么您没有这样做？”